

886465

十年孤劍滄海盟



十年孤剑沧海盟

武林樵子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第十五章	银雪遍野 风涌火狂盗贼肆虐 惊弓四窜 剑光刀影丽妹惩凶	(1)
第十六章	以怨报德 小人之心易翻易覆 种爱难释 刻骨相思不即不离	(49)
第十七章	力欲成仇 天外三尊魂归极乐 痴情生根 难成连理誓寻空门	(98)
第十八章	龙江三魁 自取其辱 苗疆四妖 断腕丧生	(146)
第十九章	羞愧愤极 皓首自刃 乱云散鬓 玉人无羔	(187)
第 廿 章	铁指琵琶 金刚不坏 风云八爪 初遭败绩	(235)
第廿一章	两小身陷孤峰 雪地冰天难越雷池一步 二女被困阁楼 风寒夜黑同作楚囚对泣	(278)

第十五章

银雪遍野 风涌火狂盗贼肆虐
惊马四窜 剑光刀影丽妹惩凶

朔风呼啸着，那是一个沉黑凛冽的深夜，雪花漫天地飞舞，耳际但闻得破空锐啸，及枯枝断折“毕剥”声，万物静静地安息着，一切都停止了活动，只有地面的积雪，一分一分地增厚……

沧州赵康九家的后园梧荫阁上灯光全灭，赵莲珠周月娥两位姑娘，拥着绣被香睡正浓。

阁外四周环植的梧桐树，只剩下枯秃秃的树杆，在强风中屹立着，似是作无言的抗拒。

蓦然间，后园墙外掠近一条人影，积雪反映，依然可见那是个猿臂蜂腰，身着白衣的年轻人。

身法快如电疾，好快！眨眼之间，就掠近梧荫阁前。

只见他略一张望，毫不犹疑地一鹤冲天，拔上高可四五丈梧桐树杆，金鸡独立地站着，徐徐拔出肩头明晃晃的宝剑，他尽力压制不让卡簧出声。

虽然如此，还是铮然透出些微金铁声，但被狂风的怒呼啸

所淹没，夜是这么黑沉，只有天上的寒星闪光明灭。

一恍，那人落在两女卧室的窗前，只见他从怀中取出一物用左手托着，用剑点破窗纸，将左手之物凑近窗纸前，用嘴慢慢吹着……

那是一只铜嘴仙鹤。

似这种风狂雪密之夜，一切微音都为这锐啸风声淹没，令人不禁替两女控着提心吊胆的冷汗。

突地，窗前的白衣人，发出一声闷哼，急掩着左眼，两足一弹，倒翻飞出，向阁下面落去，几个急纵，人已无踪。

此刻，阁内如矢般飞窜出两条婀娜的身影，各执着一柄青霞耀眼的长剑。

其中一女仗着剑光向楼板上俯视了一眼，笑道：“莲妹妹，你打中贼人的眼睛，板上尚有两三点血迹，看来此贼眼是瞎定了，饶了他吧！”

赵莲珠轻摇螭首道：“恐怕没有这么简单，贼人未必是一人，我们去前宅通知两位老人家及雷老师，看看他们如何说法！”

两女身形一弓，倏地点足舒身望右斜斜飞下梧荫阁，身法美妙之极。

半年来，两女武学迥非昔日吴下阿蒙，照谢云岳所传心法，旦夕勤练，功力已陡增一倍以上。

前宅大厅，灯火通明，两女心知有异，紧赶了两步，一闪而过。

只见赵康九周维城二老，面色寒肃，端坐于太师椅上，乾坤手雷啸天笑嘻嘻地叉着两手，地上多出一个白衣少年，

左眼鲜血直滴，淌在嵌花瓷砖上一大滩，面色惨厉，浑身战颤，似被雷啸天点上阴毒穴道。

周月娥一见地上贼人，粉面立时涨得通红，一溜青霞涌起，便要刺下……

乾坤手雷啸天忙叫道：“别急，我的姑奶奶，等雷老二问明了，再交与你们处理，爱怎样办，就怎样办！”

周月娥倏地收手，但剑芒锋利，依然划破贼人前胸，只差一分，贼人也就别想活了。

雷啸天望着贼人笑嘻嘻道：“申一鸣！你只求痛快地一死，我雷老二必成全你心愿，只要你说出红旗帮的诡谋，不然雷老二的手法利害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”

玉面二郎申一鸣无复从前气概，面容灰青，左眼涔涔滴血，全身抽搐不已，显然痛苦难耐，但仍紧咬牙关抵死不说。

雷啸天见状，冷笑一声，伸手向玉面二郎申一鸣左肋飞点了一指，又冷笑道：“雷老二这手法叫‘散骨功’，伤在我手下的淫贼邪恶不计其数，从未见能有一个挺得住，姓申的，看看你是否是铜打铁浇的汉子？”

言犹未了，申一鸣全身骨骼突生爆音，人也在地上乱滚，发出凄厉的嗥叫，惨不忍闻。

忽见申一鸣左手护眼，右目痛得突出一半，强行坐起，颤声道：“罢了，我申一鸣愿意说出，只求痛快一死……姓雷的……申某死了……绝不饶……你！”

雷啸天伸手解了他的穴道，笑嘻嘻道：“只要你永不投生，你就在鬼门口死等我吧！”

申一鸣松了一口气，定了定神，和盘托出。

原来红旗帮主八臂金刚宇文雷，在周家庄率众撤回总坛后，认为平生奇耻大辱，非欲摘雪不可，是以派出使骑多人，查明言岳是何来历。

三月后，使骑陆续回报，都不知道言岳是何来历，更不知言岳行踪何往，但探明言岳是周维城赵康九两家爱婿，周维城父女两人现暂居沧州赵康九家中。

八臂金刚宇文雷智计深沉，默算复仇之策，终于决定下山邀请江湖狠毒同道，准备掀起一场武林大变，一月后匆匆离山。

副帮主秦鹿无愧于烈火星之名，性烈如火，对言岳比宇文雷更恨入骨髓，他对宇文雷的做法不尽同意，认为远水济不了近火。

烈火星秦鹿认为帮主这种作法，过于小题大做，对方只有言岳一人棘手，其余都毫不足惧，不如趁着言岳远离沧州时，命人掳劫两女，诱言岳前来总坛，以红旗帮袞袞群杰之力，总坛地形天险，挟二女以为人质不难使言岳就范，只是宇文雷深深反对，当下未便坚持。

待宇文雷一走，秦鹿与武林十三邪苍鬓怪叟等人计议，苍鬓怪叟极力赞同，秦鹿于是将玉面二郎申一鸣请来，吩咐行事。

玉面二郎申一鸣当然求之不得，尤其是赵莲珠倩影出现“鸳鸯”播时，不禁惊为天人，自此以后，刻骨想思，梦魂萦绕，所以秦鹿一提出，当即慨然同意，他不是不知赵周二女厉害，无奈色胆包天，遂贸然前来，不想死星照命，在梧荫阁上中了赵莲珠飞针后，一时痛彻心脾，仅存的右眼发黑，

茫茫雪夜之中，遂迷失了方向，竟撞上雪啸天出外大解，申一鸣负伤之余，遂失手被擒。

雷啸天听完，笑道：“你是孤身前来的吗？还是有同伴等你？你告诉雷老二，好派人去请他与你收尸。”

申一鸣血眼一翻道：“姓雷的！少在申大爷面前耍花枪，你爽快与我一个干脆吧！”

雷啸天神情甚是诙谐，噗地一笑道：“你倒视死如归，雷老二如不成全你的心愿，阎王面前官司难打，我叫你笑赴地府吧！”

说得赵周二女忍俊不住，笑得花枝乱颤。

只见雷啸天飞指向申一鸣后腰一点。

申一鸣努着右眼，神情十分的狞恶，戟指着雷啸天只喝了声：“你……”，突面色一变放声大笑，笑声如狂如痴，震荡屋瓦，原来他被雷啸天点上笑腰穴。

只见申一鸣笑得来力竭声嘶，蹲在地上尚是哑声干笑，嘴角鲜血流淌面色甚是痛苦，无奈苦于说不出话来。

周月娥见状不忍，抢前刺了一剑，申一鸣哼了一声登时了帐，仆人立即抬下掩埋。

周月娥收剑望着雷啸天笑骂声：“你真缺德！”

雷啸天哈哈大笑道：“究竟姑娘是菩萨心肠，此等恶贼撞在我雷老二手上，必须像猫捕耗子一样，尽情折磨一个够，才予赐死。”

蓦然一阵狂风涌入大厅，灯烛昏暗，风定烛光复亮时，厅中多了一个三角眼猬髭绕颊的道人。

赵康九一见，大喝了声，从座上飞起，举掌呼地劈去。

只见那道人身法极快，掌未到，悠地往左移开五尺，呵呵大笑道：“赵大侠，多年未见，还是这么火爆性情，不由分说，见面就打，似乎不像待客之道。”

赵康九闻言一怔，说道“桑真人深夜光降寒舍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说着，延请入座。

原来这道人是阴山全真观主持索命八掌桑禄，赵莲珠见这桑禄穿张打扮甚是奇怪，身穿一件百绽朱红道袍，腰下挂着一口二尺钢刀，鱼皮刀鞘泛出浅蓝光彩，足登草履，这是四川常见的多耳麻鞋，满脸油污，道冠不整，可是眼内露出逼人奇光，两太阳穴高高隆起。

只见索命八掌桑禄笑道：“贫道虽是行事狠毒，可也是受恩必报之人，昔年赵施主剑下留情得全颜面，贫道永铭于心，所以今晚来此报信，请赵施主提防一二。

贫道也是适逢其会，红旗帮主宇文雷竟往阴山谰词蛊惑，激动一个久未出山的恶魔来了。

其人赵施主谅也有个耳闻，就是居在贫道全真观后山的半半叟……”

一言未落，赵周二老不禁愕然，连雷啸天神情也十分激动，只有赵莲珠周月娥两女泛出笑容，因为半半叟之名甚为奇特，而且闻所未闻。

但听索命八掌桑禄说下去道：“半半叟五年前出山，贫道相信赵大侠不见得惧怕于他，只是他最近新获一本‘宿魔经’这一来武学猛晋，确臻上乘，是以雄心顿起，想创立阴山教，把各大门派逐个降伏，这事正在萌芽阶段，武林中无所闻，他多次邀请贫道入教，贫道也未置可否，虚与委蛇，凑巧字

文雷拜山，惑词悠思半半叟，他说如想收伏各大门派，必先令令婿处着手，因为令婿武学实超出各大门派之外，只要战胜令婿，各大门派至少可慑伏一半。

宇文雷想出办法，请半半叟门下先从云龙三现陶家，及察北牧场和京城三处着手骚扰，以引令婿前来，还说红旗帮永随骥尾，半半叟正在野心勃勃之际，那还不被他说动，大约过了新正，最迟二月初，就会东来，贫道为了一个心愿，是以间关东来。”

赵康九立起，长揖致谢，并替索命八掌桑禄引见了周维城雷啸天等人。

此刻，赵莲珠娇笑道“爹，半半是什么意思嘛？”

赵康九眼一瞪，低喝道：“什么事都要你过问？多嘴！”

赵莲珠小嘴一嘟，白了赵康九一眼。

雷啸天大笑道：“这个都不知道，雷老二告诉你，他上半月是男人，下半月是女人，一半对一半，故名半半叟，现在总该明白了吧？”

赵莲珠粉脸一红，嗔道：“什么人要你多嘴！”

雷啸天做了一个鬼脸，望着赵康九摇头说：“这年头好人难做。”继又转面向索命八掌桑禄笑道：“桑真人，你大约也为半半叟网罗门中吧？”

桑禄面现尴尬之色，道：“不瞒雷老师，贫道实有不得已的苦衷！”

一说及此，忽闻大厅窗外，响起了一声冷笑，说道：“果然不出老夫所料，说你心性不定，反覆无常，几次老夫劝教主下手除掉你，教主爱惜你的武功难得，又正在用人之际，叫老夫不可就相论人，不想教主仁慈，竟留下一个吃里扒外

的祸根，桑禄，你滚出来，否则，别怨老夫心辣手狠了！”声如洪钟，触耳发出喻然之声。

索命八掌桑禄一听此人说话，神色微微一变，等他话音一落，突然扬起右掌一挥，十数个六角蓝色星粒，电射穿窗飞出。

这时，厅内诸人齐向厅外窜去，都施展上乘轻功，不带半点声息。

十数个蓝星射出，宛如泥牛入海，无所动静。

窗外又传来极其阴森冷笑，道：“这点微末暗器，也敢献丑，老夫若怕你，也不会追蹶前来……”

说到此处，窗外人声顿杳，微闻金刃劈风声起。

原来赵莲珠心思缜密，在厅内就测出那人语声在窗外楹梁上发出，一闪在外面，毫不犹疑地连人带剑向那发声处，狂风骤雨似地卷去。

突地，一条捷如鹰隼庞大身影，急如飞矢地在千层剑浪中穿出，落向茫茫雪地上。

又是一团匹练寒光向那人卷去，挟着三股狂飚撞到，那是周月娥手中“青虹”剑光，及赵周二老雷啸天打出掌力。

只见那人一声哈哈狂笑，身形冲霄而起，转瞬便已无踪。

众人相对无言地发了片刻怔，转身回入大厅，只见索命八掌桑禄身形歪斜坐在椅上，双目射出悲愤之容，不禁大吃一惊。

雷啸天是个老江湖，一看便知桑禄情状有异，显然遭了来人暗算，一跃上前，即瞧出桑禄左肩上插了一支长仅两寸的短箭，遍体蓝光鳞鳞，伸手即欲拔下。

桑禄看出雷啸天要来拔箭，身躯硬往里一侧，避开来手道：“雷老师别动，这是半半叟独门暗器蓝磷魔箭，寒毒无比，一沾上便血凝髓冻，赶紧用剑切下贫道左臂。”说着，一阵冷笑道：“贫道还死不了，现已闭住穴道，最多左臂废了，来人是半半叟大弟子赤发巨灵，贫道今生不把他剜骨扬灰，难消此恨。”

赵康九端详桑禄那支左臂一眼，棱眉浓皱道：“莲儿，你去拿獭玉火灵膏来”，又笑道：“桑真人这条左臂废不了，保在赵某身上。”

索命八掌桑禄略现喜容，人在这时却忍不住奇寒之气，颤抖不止。

周维城看着眼里甚是难过，室内诸人无一不是耳目异于常人，十丈以外飞花落叶均可听见，虽说是今晚风狂雪密，事先难以察知，但事后合五人之力亦未将来人阻截留下，未免愧疚于心，亦凛骇来之功力。

须臾，赵莲珠匆匆走回，交给赵康九一只白瓷小瓶。

赵康九见桑禄已呈半昏迷状态，急要过“巨阙”剑，小心翼翼将桑禄左肩的“蓝磷魔箭”挖去，可是一丝血液都未流出，早是冻凝了，赵康九在小瓶中挑出一块獭玉火灵膏，与他敷上包扎妥当。

寻见索命九掌桑禄面色转红，颤抖已住，睁眼笑道：

“赵大侠，哪来的这种灵药，按说中了魔箭的人不经他们独门解药救治，若不是废了四肢，就坐以待毙，赵大侠，此恩此德是今生难以报答了！”

赵康九拂髯笑道：“桑真人！为了赵某之事，连累受伤，心中已是难安，再要说这等话，益发使赵某惭愧无地了，此

药是一异人相赠，秉离火之气，端克制寒毒，桑真人一念向善，是以得其药而治，遇难呈祥。”

桑禄霍然离座，微笑道：“贫道虽出身不正，但深明大体，知半半叟一出，武林浩劫即将开始，何况天下群邪亦静久思动，杀劫难免，乘着贫道不死之躯，传柬江湖以资及早准备。”说着，双臂一振，穿空平飞，向厅外落去。

赵康九只叫得一声：“桑真人……”，身形追出，只见黑霾沉沉，狂风怒号，寒气侵入，桑禄已走得无影无踪。

赵康九走回厅内，道：“索命八掌桑禄是非分明，在他这等出身邪恶之人，实在难得，不过武林弥天纷扰自云岳身上引起，真使人难以安枕，何况到目前为止，江湖上知得云岳长相来历的，寥寥可数，想起来，不知从何说起！”

雷啸天大笑道“这不过是一种借口而已，你想想看；千古以来，奸邪巨猾如不找借口，怎能遂其阴谋心愿，雷老二即刻就动身，去太原找回老三，商量应付之策。”

一向沉默寡言的两淮大侠周维城，此时说话了：“雷老师，你见着小婿，千万不可说出此事，怕分了他的心，只说我与康九兄极望他能回来完婚。”关怀爱惜之情，溢于言表。

乾坤手雷啸天一点头，冲着赵周二位姑娘含有深意地笑笑。

两女立时红晕飞上双颊，周月娥慧婉贤淑，还没有怎样，可把赵莲珠逗恼了，猛跺莲足，巨阙剑闪电掠出。

雷啸天机灵得很，赵莲珠剑未击出人已掠出厅外。

“两位姑奶奶，再见了……”余音仍是袅袅，人却已消逝在雪花飞舞的征途中。

北国的雪是有名的，一连几天的大风雪，平添了一种奇

景，粉粧玉琢，银光耀眼，心境不同的人，目中另有肃杀凄凉之感。

赵莲珠周月娥每日相对无言，柳眉深锁，明日就是大年除夕，苦候个郎不见回来，怎地如此薄情！

不禁想起临别前夕，两只强健有力的手臂，将自己箍得直喘不过气来，个郎轻轻吻着自己的脸颊，颈项……只吻得酥麻难挨，心神迷惘，恨不得终生停留在那一刻，长此享受这无语的温馨。

此情此景，宛如昨日，赵莲珠不禁暗叹了一口气，用目偷觑了坐着窗前妆台的周月娥一眼。

只见她双腕支颐，仰天凝思，心情想也与自己一样地盼望玉郎。

两人痴坐阁上，银虹高照，相对无言，泪眼双流天明，花容清减，人何以堪。

爆竹一声除旧，桃符万象更新，两女暂时收敛忧思，迎接新年。

初二，雷啸天从太原赶回，赵莲珠怀着欣喜的心情，劈面就问道：“谢大哥回来了吗？怎么不见他的人？”

雷啸天小眼一转，灵机上来，笑道：“老三已在途中，他怕与苍化子雷老二在一处，引起贼人的疑心，所以命我们早两天动身，他由洛阳开封取道返回燕京，不过老三请雷老二带信，他不会回沧州，请两位姑奶奶去察北牧场等他。”

赵莲珠似信似疑，柳眉一颦，问道：“是真的吗？”

雷啸天挺胸凸肚，小眼一睁，道：“这能假的，雷老二不怕骨头上架吗？老三说，最好是请两位姑奶奶先去察北牧场，

老三脚程飞快，如他先到了，你们又没去，事情一急，他又跑开了，可别怨我雷老二啦？”

赵莲珠信得贴实了，喜孜孜地对周明娥说：“娥姊姊，咱俩赶紧收拾东西去，夺上骡车就走。”，一把拉着周月娥往梧桐阁飞掠而去。

赵康九神目如电，见雷啸天说话神情，便觉有不尽不实之处，但知必有用意，也不反问。

这是雷啸天聪明处，他一说出谢云岳同顾嫣文姑娘赶赴洛阳，登时就得醋瓶子打破，酸气冲天。

等二女一走，赵康九就追问雷啸天。

雷啸天神色凝重将谢云岳入晋情形详细说出。

周维城摇头叹息道：“这孩子太任性了，报仇也没这样的报法，最好将顾女一事，暂时不让她们知道。”

赵康九爱女心切，派了六名得力助手，护持二位姑娘去察北牧场。

二女登车走了，赵周二老决定二月初赶达察北牧场，因为不耐塞外酷寒，与雷啸天计议之下，二老先去济南访友，济南这边气候温暖些，赵康九喘疾虽经谢云岳治愈，但仍畏寒冷。

翌晨，赵周二老南下，乾坤手雷啸天北上。

大年十二的下午，是一极凛冽的天气，雪是暂时停了，但积雪没径，原野上寂无行人，一望无际，延伸至穹苍，分不清哪儿是天，哪儿是地。

朔风仍是那么劲，深锁穹苍的彤云，不住地翻腾，幻化

成各种形像，宛如大漠原野上受惊狂奔的群兽。

蓦地天边涌出两个黑点，好快，逐渐扩大，眨眼，便到了近前，那是两人两骑践雪飞驰。

只见骑上的两人，一是花白胡须老者，另是一紫溜脸膛，海口无须的四旬大汉，两人都精神奕奕。

两匹健骑吐气如云，浑体渗出汗渍，显然是经过一番长途跋涉。来到一处山坡，那老者呵了一声，两匹马登时煞住，纹丝不动。

“这太奇怪了，贤弟！咱们追出已是百里外，依然未见偷马贼人的踪影，连个蹄痕都没找到，贼人手段委实高明！”老者口中说话，眼光却不住地打量周近。

紫溜脸膛大汉，略作沉吟，道：“大哥，依小弟想法，可能不是普通贼所为。半月来，连续不断盗去马匹时，均在风狂雪浓之夜，等到我们发觉，蹄痕早被大雪烟没了，此是地形极熟之人所为，可能是内贼勾引……。”

老者插口说道：“那么你说说看，究竟是谁？我们牧场里的人，都是极为诚谨可靠，我实在意想不出！”

这两人正是察北牧场场主飞云手吴奉彪，副场主八卦金刀郑金吾。

八卦金刀郑金吾低喟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事隐藏小弟心中已久，只是查不出来确实证据，一直未便说出，恐怕伤了你我兄弟的感情，此人就是大哥义子徐兆森！”

飞云手吴奉彪悼诧道：“是他么？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

郑金吾用力望了吴奉彪一眼，叹息道：“大哥真是忠厚人，徐兆森外貌恭顺，内则奸险狡猾，小弟早就瞧出，起因就在

卜家堡主卜英手上；卜英早就垂涎我们牧场，徐兆森被卜英之女丽霞所迷惑，因此趁机耸动兆森暗中捣鬼，此是主因，大哥可记得十年前在龙江拐伤三魁的事吗？风闻龙江三魁落在卜家堡中，小弟可断言必是卜英所为。”

飞云手吴奉彪听后默不作声，半晌才道：“当真如贤弟所料便好，我看内中情节并不如此简单，这个疑团也在我胸中凝结半月之久，始终解他不开……”

言未了，一个洪亮的嗓子，起自左侧不远处一座雪丘中：“果然姜是老的辣，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！”

两人闻言心惊，吴奉彪骑上姿势不变，离座飞起，突变“飞鹰攫兔”，两手暴伸电射扑去。

吴奉彪发动得好快，此人声起他就飞出，待他即将扑到时，相距两尺突腾起一条灰白人影，哈哈狂笑，眨眼即落在五丈外，狂奔飞驰，片刻消逝在茫茫雪野中……。

飞云手吴奉彪眼望着此一远逝人影，发了一阵子怔，又纵身掠回马上，对郑金吾苦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此人身法绝快，不在你我之下。不过由此证实了方才所说的话，我们回去吧！”

两人勒转辔头，扬鞭驰去。

察哈尔多伦城之北，四郎城以西，放眼过去，是一片辐员千里的草原，春夏之交，绿油油的长可半人的青草随风翻波，其间尚有野花，姹紫嫣红，绚丽灿烂。

穹苍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，此诚畜牧之天堂乐园也。

在这片原野中，布有许多大小湖泊，“葛什尔”湖之南，一簇簇的木栅，错综罗列，圈了近万头骏马，平时可见一群群马匹放足驰骋；昂首长嘶，声彻云霄。